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NAL
S/PV.2251
17 October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五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10月17日

星期五下午5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特诺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胡克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阿米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6时10分会议开始

向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表示欢迎

主席：首先我要欢迎孟加拉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沙姆苏勒·胡克阁下出席安理会这次会议。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伊朗和伊拉克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古巴和日本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拉贾伊先生（伊朗）和哈马迪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科里先生（古巴）和西堀正弘先生（日本）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安理会成员国收到了第S/14221号文件，其中载有1980年10月16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的一封信。

我欢迎伊朗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阁下，并请他发言。

拉贾伊先生（伊朗）（用波斯语发言，经以法语译出）：只有侵略的受害者才发出愤怒的呼喊。

我们来到此地，是正当我们的国家同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这场战争是凶残、专横的伊拉克政府发动的。我们来到此地是正当我们的伊马姆和我国人民为阿尔及利亚地震造成许多人死亡而十分哀痛的时刻。我们遗憾的是战争使我们无法援救和帮助我们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兄弟穆斯林人民。

我是从前线直接到这里来的。死伤枕藉的景况即使最没有心肝的人见了也要感到伤心。我是亲眼见到这种景况的人。地对地火箭向提斯孚尔城射击，使大部分城市遭到毁坏，许多英勇的人民被杀死。提斯孚尔城的医院里有30个婴儿，他们都还不到六个月大。我亲眼看到这些婴儿们在为生命挣扎。

侯赛因的军队在荒谬的借口下，实际上也许应该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借口，对我国进行了侵略。他们破坏了生产中心、经济和市镇，包括医院和学校，他们屠杀了无辜的人民。必需让全世界知道萨达姆军队的行径冷酷、无情，象希特勒的军队一样。为了延长残酷的统治，萨达姆·侯赛因使用了12个师和2,500以上的坦克，大量的武器和数百架战斗机。正当伊斯兰共和国进入重建时期的时候，他竟用这些来进攻我国人民。

昨天，我在飞机上获悉，在喀尔兰沙的小学 and 大学遭到轰炸后，许多建筑物和医院被炸毁，一千名以上的学童和平民受害。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军不知人性为何物，不遗余力地干这种无人性的行为。他们进行抢掠，甚至强奸。他们在占领区囚禁所有的成年人，并以此方式拘押了很多战俘，其中有一些人受到酷刑，另有一些人在监狱里被杀。

我们向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特别是同我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穆斯林人民呼吁。让他们可以作一个判断。令人惊异的是那些自称相信尊严的人却袖手旁观，面对这种公然的侵略，竟在国际论坛上宣布中立。

这些人民的代表们怎么可以谈中立呢？我知道许多革命者已来到安全理事会并要求保卫他们人民的权利。但归根结蒂，总是人民自己通过同侵略者的斗争来保卫他们的权利的。

我们的受压迫但英勇的人民，受到有力的伊斯兰思想的启示，在伊马姆霍梅尼的领导下，将继续战斗，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人民面对敌人的抗战已经震惊了全世界。我们的人民已决心坚决战斗，不管人民战争要持续多久。

我们不仅要驱逐侵略者，而且要让友好和兄弟的伊拉克人民认识到，侯赛因政权的暴虐和依赖的本质。

那时，他们将会给直接或间接帮助伊拉克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府的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美国以在沙特阿拉伯的AWACS式飞机监视伊朗部队的行动并将情报提供给伊拉克。它还误导伊朗的飞行驾驶员。

我们要向那些通过约旦亚喀巴港把军备和弹药和零件送到伊拉克以便让这些武器用来进攻和轰炸反帝和革命的伊朗的人们提出警告：我国人民已下定决心争取生存。我国人民将保卫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革命。他们将会保持自由。他们将会生存下去，而且在上帝的扶助下他们将赢得胜利。

超级大国企图在中东强加一个新的以色列。美国对巴勒斯坦和南部黎巴嫩人民犯下的罪已经够多了，但今天他们还力图制造一个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的新的以色列。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已够罪恶了，但另一个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政府现在却得到授权去摧毁人性价值和实现自己的野心。萨达姆给整个地区带来了毁灭。所有帮助他的人，将同他一道走向毁灭。

伊拉克政权及其主子的真实企图不是攫取几公里的领土。他们想干的是支解伊斯兰伊朗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想摧毁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想阻止人们完成在伊朗开始形成的团结力量。他们想阻止我们在伊斯兰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朗，因为伊朗的任何胜利都是意味着全世界一切罪恶力量的失败。

全世界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民，以及那些对左翼和右翼都失去信心的人民必须认识到，我们伊斯兰革命已经为全世界被剥夺了遗产的人民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伊朗革命由于人民的力量取得了独立，我们的人民通过牺牲和自力更生来保证自己的前途。

我们相信战争的胜利者将属于人民的革命信仰，而非军备和弹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定地宣告，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中，我国人民的伊斯兰革命信仰将战

胜一切。美国的A W A C S型式俄国的图波列夫型(Tupolevs)将不会赢得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保卫的不仅是我们的领土完整和我们的经济，而且是保卫人性的尊严和穆斯林人民的荣誉。我们正在引导人类接受真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我们知道，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终必在善良力量击败罪恶力量中结束。我们要教全世界看到，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必同东方的殖民主义联盟去打西方的殖民主义，同时，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来捍卫我们的独立。

塔巴斯突袭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场有计划的政变和武装侵略，然而却教两个超级大国看到，任何依仗武力对付伊斯兰共和国的企图都注定失败。那场战争使我们损失了数千名烈士，也造成了数千名伤患。这是物质所无法补偿的。

我们等待着罪犯萨达姆·侯赛因有一天将在伊拉克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等待着他的罪行遭受惩罚的一天。我们等待着有一天伊拉克人民将把他赶走。让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记取这个教训：尊严和独立必须以牺牲来换取，因为上帝与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民同在。

我们现在来审查一下萨达姆政权用来向伊斯兰伊朗发动侵略的借口。这个世界压迫者的雇佣兵，承认了是他对伊朗及其领土完整发动军事进攻的，他借口不适用1975年缔结协定中的条款，企图洗脱这次公然侵略的罪责。应该指出的是，1975年3月4日到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会议中的阿尔及尔谈判以后，1975年6月13日缔结了一个关于国家边境和睦邻关系的条约及三项附加议定书，1975年12月26日并缔结了另外四项补充协议。同时还签署了对其余未解决问题的最终全面解决办法的文件，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并交换了批准文书。所有这些协议和文件都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以编号第I-14906号正式登记。所有这些文书都清楚明白地表示了，伊拉克集权政权当时已承认对其权利没有其他的要求，而且争端已经结束。

全世界各国人民必须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在革命胜利后虽然要求过审

查以前缔结的一切协议，但从未离开我刚才提到过的那项条约的范围，但事实上正是制定和签署该条约并统治着伊拉克人民的那些人违反了该条约的规定。而且，条约本身也规定了遇有双方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

现在让我谈谈伊拉克废弃条约的可能原因。也许最好的解释是，这是伊拉克政权丧失人性的非理性行为，或者因为盲目追随其主子，超级大国的旨意，不是为了改变边界而是为了要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致命打击。

早在萨达姆·侯赛因片面宣布废弃条约以前已经发生过伊拉克肆意违反条约的事例，以下是其中几件：第一，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不断进行干涉伊朗内政；第二，违反边界安全的条款，不断派遣雇佣军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掮客和武装集团进入库尔德斯坦，克尔曼沙，伊拉姆和胡齐斯坦诸省，并向各该省和锡斯坦和俾路支省内的反革命份子提供援助；第三，援助在伊朗境内伊朗王政权时代对人民犯过罪的人，并保证向这些人提供一切物质手段，利用宣传削弱伊斯兰革命政权。还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在伊拉克境内有两座电台，从事反伊朗政权的宣传。

现在我要谈谈伊拉克侵略伊朗的真正目的，并讨论伊拉克政权的性质及其对伊斯兰革命的立场，以及超级大国的作用。

为什么巴格达政权会否定条约侵略伊朗？它的目的和目标何在？

首先必须认清这个政权的性质，然后我们应该简明地审查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斯兰革命的立场。在伊拉克当权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是由一批恶名昭彰的米歇尔·阿弗拉克的支持者组成的。他是一个共济会会员，也是一个狡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使穆斯林人民和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阿拉伯人民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转移了方向，他建立了貌似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受种族主义思想启发的机构。在埃及的阿布德尔·纳塞取得胜利，以及他对阿拉伯中东傀儡政权的利益加以攻击之后——由于事实上象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这样的反动政权个别地是不能对抗这种攻击的——西方为了反击纳塞和纳塞主义而着手建立一些口号喊得比纳塞更革命而实际上比侯赛因国王式政权更保守的所谓左派政权。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政权就是这种政权之一。

阿拉伯穆斯林人民的斗争历史显示，这个今天正在全力摧毁伊斯兰革命的政权，除了也许是在战争已经停止的最后一刻之外从未派遣其部队同耶路撒冷的侵略者交战。这个党，尽管高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从来没有采取任何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益相冲突的实际行动。它以后也不会这样作还用得着说吗？

伊拉克政权在国内进行独裁和压迫竟到了囚禁和杀害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巴格尔·沙德尔及其妹妹的地步。他们的监狱里塞满了诚实的穆斯林囚徒。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对伊朗革命的立场自始就是敌视的，并企图阻止伊斯兰革命。全世界都会记得，伊朗革命一开始时，巴格达政权便迫使伊马姆·霍梅尼离开伊拉克。革命一胜利，萨达姆·侯赛因同伊朗王的友好兄弟关系立即改变，它同伊朗的关系转为敌视，甚至比它对以色列的敌视更甚。萨达姆的宣传机器及其雇佣军受命展开了反对伊斯兰革命的行动。伊拉克变成美国和巴列维政权走狗们活动的逋逃藪和中心，伊朗那些左右派反革命的恶名远扬的酷刑刽子手们都得到伊拉克社会复兴党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正如我说过的，伊拉克境内还设立了一些“伊朗人反对革命电台”的广播电台。

(伊朗)

我们呼吁全世界人民，问问伊拉克政权，这个自称正在对美国战斗的国家为什么要同美国的仆从伊朗王政权友好，却反倒同一个真正在进行战斗，以摧毁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本和战略利益的政权采取敌对的立场，为什么要对一个在美国直接干涉下受害，而外交关系破裂后又遭到经济封锁的政权采取敌对的立场。萨达姆为什么要采取同伊朗为敌的立场？如果伊拉克是真正与美国为敌而不是只限于口头宣告的话，为什么它从来不敢向完全在美国军事雇佣控制下的伊朗王军队进攻，反倒是今天来进攻一个刚刚从美国桎梏下获得自由的军队？事实上，这难道不是打着反美的旗号替美国人办事吗？

这种战术对全世界人民都不算是神秘的了。最近我们又看到另一个傀儡政权——津巴布韦的伊恩·史密斯政权——运用同样的战术起来反对它的主子。

伊拉克同伊朗敌对的立场只不过反映了超级大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对立场。我们在这个讲坛上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我们认为，伊拉克的军事侵略是针对我们革命而发的不断的国际侵略企图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重申，伊拉克的侵略事实上是各种邪恶势力的侵略，是大小恶魔一齐作恶的结果。我们要求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阿拉伯穆斯林人民，停下来稍作思考，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找到我所问的以下各问题的答案。

首先，就算是同伊朗有领土争端，伊拉克政权何以在尚未经由主持两国间和解事务的阿尔及利亚进行斡旋以前，就先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呢？

第二，除了军事进攻，何以今天伊拉克的侵略又超过以变更国界为目的而变成以入侵我国各省，特别是出产石油的胡齐斯坦省为目的？

而且，除了那次军事进攻，为什么所有伊朗国外的反革命份子全都跑到伊拉克，在那里让他们从事关于伊拉克领土的活动？

为什么美国把那次进攻视为是使他们的人质获得释放的一大机会？

为什么伊拉克的侵略与库尔德斯坦的分裂主义要求的终止以及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同时发生？

最后，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所谓进步政权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都是一批要完全依赖美国的傀儡政权，如约旦，埃及，摩洛哥等？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约旦的亚喀巴港现在已成为进入伊拉克的首要港口，约旦的机场现在都停驻伊拉克飞机。埃及的飞行员和船员在伊拉克发挥了特别积极的作用，约旦军队的许多单位也在伊拉克驻扎。

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我们还能认为伊拉克政权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纯属领土性质的战争吗？难道我们还不能把这场战争看成是超级大国反对伊斯兰革命的战争的一部分吗？在战火熊熊，流血不止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超级大国的部队和军舰在这个地区越增越多。并且令人吃惊地注意到，欧洲各国政府还同中东国家缔结了许多军事协定。更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这几天我们看到因苏联军事侵略阿富汗而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美国现在准备同意进行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何以苏联武器正经由美国约旦运往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吗？

现在我要说明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并谈谈冲突的结果。全世界的人民都很明白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是强加于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在应该去同耶路撒冷入侵政权战斗的时刻，在反对以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来支配我们在占领区内和南部黎巴嫩的被剥夺了一切财产及一切权利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兄弟的时刻，是绝不敢使用武力和武器去攻打一个政权不受人民拥护的伊斯兰国家的。

不幸的是，伊拉克最近的侵略造成了两国穆斯林人民的经济和军事的严重损失。原来要用来射击伊斯兰领土入侵者的子弹今天竟用来杀害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以满足单独的个人权力欲和野心，为邪恶势力的利益服务。

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政府，在占领了我国部份领土之后，在残杀平民，无辜人民，毁灭了我们的设施，我们的工厂，城镇之后，现在却要求停火，好去欺

(伊朗)

骗世界舆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却有意地或无意地支持这种要求。我们宣告，只有侵略者被击败或受到惩罚时才能使战争得到公平的结束。这是我们的最终立场。如果一个受到巨大战争灾祸，受到侵略之害的国家接受停火，那只会巩固侵略者的地位；有助于宽恕侵略的行径。

我国人民现在正哀悼死于伊拉克突袭克尔曼沙学校中的数千名学童。这是我们要谴责阿拉伯社会复兴政权的又一最坚强的理由。我们看到这个政权竟会到了去轰炸阿巴丹的医院的程度。这次轰炸结果，有八名伤患者死亡，在医院工作的40多人受伤；他们现在正躺在挤满了受害者的病床上。这只是例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更多的例子来谴责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政权。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来到这里的理由。

伊斯兰和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只有信靠上帝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我们才能克服各种困难。有鉴于此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将会明白，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向安理会要求任何事的；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说明事实，让大家知道在我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我们完全知道，由于大国的否决权，由于存在其他困难，安全理事会并不能真正帮助世界上受压迫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安全理事会即使偶而也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通过了关于原则事项的决议，但也由于一个或另一个大国的反对而不能保证得到执行。安理会不能执行其决议，例如关于以色列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都是特别具有启发作用的。

我们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大家听到伊朗穆斯林和革命人民的意见。我们要在这里警告全世界人民。推翻伊朗革命的危险将会继续存在，它还会影响到其他受压迫人民的斗争。我们要在这里再一次催促大国和邪恶势力停止它们对伊斯兰革命的阴谋，要认识到，在数千烈士鲜血中诞生和成长的尊严、神圣的伊朗革命将永不会被击败。

不论安理会作出任何决定，都不会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人民，在上帝护佑下，将靠自己的双手来同恶魔及其从事压迫的政权战斗。我们的人民将会赢得胜利。在上帝的护佑下，伊拉克人民不久将会从这个残酷的压迫者手下获得彻底的解放。不久人民将看到一切压迫者从世界上消失；他们将会见到，归根结蒂，胜利将属于站在正义一边的人民。

主席：现在欢迎伊拉克外交部长萨敦·哈马迪先生，并请他发言。

哈马迪先生（伊拉克）：首先我要指出，我对伊朗代表团团长拉贾伊先生的某些话有些意见。虽然我听到他针对伊拉克、阿拉伯人民和我国领导人讲了些不成体统的话，但我不会这样做。我认为讲无礼的话不但有损会议的尊严，而且对会议毫无好处。

我要指出，伊拉克总统是来自人民、来自穷苦阶层的。他大半生投身于反对君主制度和独裁专政的革命工作，有不少时间在监狱渡过或进行地下工作。他的理想、他为我国、为阿拉伯人民、为第三世界和全世界各国所作出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用不着我来说。

但我要作如下的说明。拉贾伊先生曾经谈到终止1975年协定的问题。我在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已明白表示，伊拉克政府在伊朗有废约言行后才决定废除上述协定和根据这项协定制订的其他协定。我们这样做，是以阿尔及尔协定第4段、和以上述1975年协定为依据的1975年国际边界和睦邻条约第(4)条的规定为根据的。

阿尔及尔协定所提出的是一揽子的解决办法。协定的精神是适用领土完整、边界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谋求最后的永久解决办法。这项一揽子解决办法的要点是：一，根据1913年议定书和按照议定书设立的1914年定界委员会工作成果，明确划定陆地边界的界线；二，根据塔韦线在阿拉伯河划定界线；三，沿共同边界建立相互安全和信任，实行严格有效的控制。

(伊拉克)

以便最后停止一切无论来自何处的颠覆性渗透活动。 缔约各方承担上述所有义务，但有一项条件，即该协定第4段指出，缔约各方彼此认为这些义务是一项全盘解决办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违反其中任何一项义务就等于是违反整个协定。 缔约各方根据这种办法承担相互共有的义务，是为了兼顾政治和法律两方面的因素。 这是协定的基本规定。

现在我要谈谈就《条约》第(6)条解决争端所提的指控。 应当记得，这项《条约》是《阿尔及尔协定》的技术性细则。 我要立刻指出，《条约》第(4)条更清楚地列出了《阿尔及尔协定》第4段的规定。 《条约》第(6)条提出如何解决在条约规定的解释和适用方面产生的意见分歧。 这两条规定是互相排斥的，因为如要适用第(6)条必先假定《条约》的存在，即其所有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没有被违反。 换言之，第(6)条规定只有在《条约》仍然生效以及缔约各方对其技术性细则的解释和适用产生异议时才能付诸执行。 如果违反了第(4)条，整个《条约》就不复存在。 如果不是这样推论，这两条的规定就会相互矛盾，难以执行。 由于第(4)条所述的《条约》要点不断被违反，因此伊拉克已无条约可以执行。

事实上，直到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一直不断提请伊朗注意1975年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我已在大会指出，我们不断提示所得到的反应，不仅是继续不断地违反条约，而且从伊朗官方指出《条约》是靠不住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到，伊朗一口咬定《条约》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不认为它应受《条约》的约束。

1976年6月22日，两国在德黑兰交换1975年条约的批准书时，伊朗外交部长和我交换了信件，其中规定自当天起六个月内互相移交由于重新划定陆地边界而换了国籍的不动产，亦即建筑物及公私产业。 这件事由一个伊拉克—伊朗混合专家委员会负责处理。 这些信件的目的永远消除伊朗侵占伊拉克主权领土的情况，这块领土是依照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而划定的。 截止日期订在1976年年底前后。 现在已经是1980年了。

如果有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每天都被利用来炮轰该国的城镇乡村，这个国家要

(伊拉克)

等多久才应该收回这片领土呢？如果伊朗政府是有诚意的话，它为什么不在9月7日从这些领土撤走它的军事哨所？当我们递交第一份照会，要求尊重1975年条约时，为什么伊朗不停止轰炸我们，甚至在当天也不停止呢？为什么伊朗甚至不宣布它有撤走的意愿，或者好比说一下，“我们将讨论这件事情”呢？伊朗的反应是炮轰，以及宣称这些地区是伊朗的领土。

伊朗总理提到关于伊朗少数民族的事。我想指出，这些少数民族希望在伊朗政权改变之后，它们的民族和文化权利能受到尊重。可是没有那回事。伊朗政权采取了许多步骤，用宗教以及具体地说用国民中一派人的思想来重新改造这个国家。这样做，很遗憾地也使伊朗内部其他教派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些少数民族中，相当多的人是属于我们这一派的。我们应该客观。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看问题。如果伊朗各少数民族起来要求民族地位，要求它们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受到尊重，那可不是伊拉克的过错。我们伊拉克人已经准许库尔德少数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享有地方自治以及民族和文化的权利。希望我们在本国接受这条原则，而在别的地方又反对这条原则，是没有道理的。分明伊朗政府想要我们反对给予伊朗各少数民族以民族权利。我们不这样做，因此就指控我们干涉他们的内政。

他谈到霍梅尼离开伊拉克的事，还谈到伊拉克政府从一开始就对霍梅尼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是违背事实的。我已提到过，霍梅尼在我国客居了15年，在他同伊朗国王斗争的七年多里，我们给予他物质支援。但到了危机的顶点，霍梅尼企图公开进行反对国王的行动。他要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要邀请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视到伊拉克来，好对他们讲话。如果我们允许他这样做，就会被伊朗认为是干涉它的内政，而1975年协定严格禁止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内政。我们对霍梅尼说，“我们不能允许你这么公开而大规模地干。你是一个政治难民，你已经长期进行了反对国王的暗地活动，我们容忍了这点并且帮助过你；至于公开和大规模接受报刊和其他传播媒介的访问，这是不能允许的”。

霍梅尼先生觉得最好离开，他就离开了。显然他对这点耿耿于怀。这就是霍梅尼先生离开伊拉克的真相和原因。

(伊拉克)

伊朗总理谈到伊拉克一方面进行侵略。他绝口不提伊朗新政权为了在伊拉克内部煽动宗教情绪，成立一个总部设在库姆并由库姆领导的达阿瓦党的所作所为。他绝口不提在伊拉克内部的这个组织和居住在伊拉克的伊朗人所进行的颠覆活动。他绝口不提这个新政权打算再次利用我国北部库尔德人叛乱来作为要挟。他们邀请巴尔扎尼领导人并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以全力支持，包括在伊朗北部设立一个广播电台；同以前伊朗国王所做的一样，这也是针对着我国的内部安全和领土完整的。

达阿瓦党是伊朗组织的，总部设在库姆。我在上次发言中已经详细地谈了这个党。这个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首了，他从躲藏的地方出来，1980年4月24日在我们的电视上作了长篇详尽讲话。他十分详细地谈到达阿瓦党在伊朗干了些什么，这个党什么时候成立，由谁领导，受谁指使，以及这个党的所有活动。他讲话的细节已经编成文件。我们将这份文件附在我国常驻代表1980年5月21日写给联合国的信中，送交给联合国，将这个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事件通知联合国组织。

拉贾伊先生企图将我们描绘成是侵略伊朗的人。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并不是伊拉克发动的，是伊朗当局发动的。在目前的敌对行动开始前很久，伊朗当局就对我们采取颠覆、恐怖和军事行动。我在1980年10月3日大会的发言中和安理会的发言中都列举了迫使我们采取自卫行动的各种事实。简而言之：当霍梅尼通过达阿瓦党所进行的颠覆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未能达到目的时，他们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

连续不断地炮轰我国边境城镇乡村及道路，已成了伊朗军队的每日例行公事。1980年9月4日是危险的转折点，当天他们用美国制造的175毫米重炮轰击哈纳金和曼迪里城，造成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炮弹是从扎因考斯地区发射的，这是被伊朗非法占领的伊拉克主权领土地区之一。

我们在1980年9月7日作出了反应，通过向驻巴格达的伊朗代办递交一份

(伊拉克)

照会，提醒伊朗要履行国际义务。然而炮轰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即1980年9月8日采取同样的办法，提醒伊朗的国际义务，只是这次我们表明了我们要行使合法自卫权，解放扎因考斯、赛伊夫萨德和其他地方。我们的行动再次遇到伊朗在上述地区对我们的解放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活动。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向伊朗代办递交了另一份照会，详细阐明伊拉克根据阿尔及尔协定和1975年的条约对这些地区的权利。这一切都被置若罔闻。于是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只能认为阿尔及尔协定以及该协定所阐述的东西已为伊朗的言行所废止，因而对伊拉克这一方来说也已无效。

我方是在1980年9月17日采取这个决定的，我已经提到过，这是根据上述协定的第(4)款。当时我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和平方式使伊朗注意它的义务，只好吁请伊朗当局按理智行事。但是我们没有成功，因此只有行使自卫权，收复我国全部领土的主权。

同时，尽管我们宣布，我们并不希望同伊朗打任何战争，我们除了要恢复伊拉克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之外，无意扩大冲突，而且我们对伊朗并无任何领土野心，然而，伊朗政府却使冲突升级了。从9月19日起，伊朗开始用重炮和轰炸机轰击伊拉克人口稠密地区和重要经济设施。

我想现在举一个例子，从1980年6月至9月，伊朗侵入伊拉克边界并对人烟稠密的城市乡村以及道路和边防哨所采取军事行动的侵犯行为达187次。这些武装侵犯行为已成为伊朗军队每日的例行公事。

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轰击是从扎因考斯地区发出的，该地区座落于深入伊拉克境内的第46号至51号界柱之间。1980年9月17日中午，又发生同样的轰击。在我们这方，则在当天将伊朗驻巴格达使馆代办召到外交部，向他递交了一份照会。

我们在那份照会中表明，伊朗军事部队侵占了伊拉克领土的许多地区，象在扎

(伊拉克)

因考斯的情况一样；照会并说，这些侵犯行为仍在继续进行，违反了两国于1975年签订的边界条约。我们请该名代办转告他国家的政府，伊朗应当立即停止这些侵犯行为，但是伊朗部队于当天傍晚继续进行袭击。

翌日，亦即1980年9月8日，我们再次将伊朗代办召到外交部，向他递交了另一份照会。我们在这份照会中表明，伊拉克军队为行使我国的合法自卫权利，不得不结束伊朗对扎因考斯的占领并收复被占领的伊拉克领土。

照会还说，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希望伊朗人将从这次事件吸取教益，按照1975年条约内的协议，交还伊朗以前侵占的伊拉克领土。从而避免两国可能进行更广泛的对抗。但在第二天，伊朗军队却在它侵占的伊拉克领土内集中进行军事活动。我国政府再次认为必须于1980年9月11日将伊朗代办召到外交部来。再次向他递交了一份详细的照会，阐明了下列各点：首先，从我们对伊朗的行为和反应的观察来看，我们得出了各种结论，主要的结论是，由于伊朗的动乱局面以及伊朗国的混乱结构和新闻来源，伊朗领导可能没有意识到伊朗侵占了伊拉克领土，从而违反国际法和两国过去所签订的各项协定，包括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定。照会说，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劝伊朗领导问一下负责边界和协议事项的伊朗主管部门，以熟悉我们的观点，从而根据知识而不是根据错误的看法来采取行动。

其次，伊朗领导应当了解，对平民聚居的城市进行袭击，象袭击哈纳金和曼迪里那样，既不是一件等闲之事，也不是伊朗官员有时在伊朗境内作为消遣而玩弄的那种暴力游戏。我们认为，袭击伊拉克城市是严重的事件，伊朗如果不想使两国关系危险地恶化的话，就应该避免发生这种事件。在真主、伊朗人民以及全世界舆论面前，伊朗统治者应独自承担发动侵略行为的咎责。

第三，伊拉克对伊朗领土不抱野心。

然而，这一切外交照会都被置若罔闻；我们从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伊朗一再违反1975年的阿尔及尔协定，伊朗官方人士的声言表明了他们坚持这些

(伊拉克)

违约行为，如说上述协定是靠不住的，这项协定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以及伊朗认为它不受这项协定约束等，有鉴于此，我国政府确认，伊朗政府违反了阿尔及尔协定中所载的全盘解决办法的基本要素，并且，它已经取消了这项协定。因此，在伊朗已以言行废约之后，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决定，这项协定以及渊源于这项协定的其他文书均对伊拉克失效。这么做，是根据阿尔及尔协定第(4)款和1975年条约第(4)条。伊拉克借此机会，要求伊朗当局接受新的局势，恢复签订阿尔及尔协定之前的情况，由伊拉克对其全部领土以及阿拉伯河领水行使其合法权利和完全主权，并要求伊朗按理智行事。

伊朗统治当局一再严重违背其国际义务，伊拉克共和国才被迫采取我刚才指出的那些措施。我国政府在用尽一切使伊朗注意到其义务的和平手段之后，只剩下唯一的抉择，就是进行自卫，恢复伊拉克对其全部领土的主权。

我已经表明，伊拉克并没有先动手，我们采取行动完全是为了自卫。让我列举从1980年9月19日至22日，伊朗对伊拉克进行武装袭击的日期：1980年9月18日，阿拉伯河上的锡巴村被机枪扫射；1980年9月19日，阿拉伯河上的乌姆里萨被炮轰；1980年9月20日，乌姆里萨的航道被炮轰；武装的伊朗商船“伊朗巴德尔”号向伊拉克海军巡逻艇开火；1980年9月21日，英国船“东方之星”号在去巴士拉的途中，在齐亚迪亚遭到伊朗巡逻艇射击；瓦西里亚的伊拉克海军指挥塔受到一艘伊朗巡逻船的射击；科威特船“哈尔丹尼亚”号被来自阿巴丹的炮火击中；乌姆里萨第2号塔遭到中型和重型火炮的轰击；锡巴村遭到一艘船的射击；乌姆里萨的伊拉克挖泥船被中型和重型火炮射击；北法卡的排气站被火炮轰击并毁坏；位于瓦西里亚的“穆罕默德”号驳船被炮火袭击；新加坡船“劳西尔”号在向巴士拉航行时被轻型火炮击中；在瓦西里亚附近，一艘伊拉克起重船遭到轰击；一所伊拉克海军救生人员总部被重型和中型火炮轰击；曼迪里镇被重炮轰击；曼迪里镇遭受集中空炸。哈纳金市被重炮轰击90分钟；库拉图市被重炮轰击；1980年9月22日，曼迪里市市郊被火炮集中轰击；阿拉伯河上的航行被间断的火力骚扰。

(伊拉克)

拉贾伊先生说到了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他谈到了关于他的国家在伊拉克的被羁押人员。我想指出，1980年10月13日，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发布了第1402号新闻公报，该公报清楚表明，我国政府已履行了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我国政府一直在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全力合作。问问伊朗政府是否也一样这样做，倒是耐人寻味的。看来恐怕并不是那么干的吧，因为前些天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在德黑兰大学校园里的一个群众集会上，一些伊拉克战俘在被惨无人道地示众。我们认为伊朗政府要对上述被押人员的遭遇和安康负全部责任。根据我们迄今知道的情况，伊朗政府还没有允许红十字会当局在德黑兰活动。

拉贾伊先生谈到了伊朗平民目标被袭击。我要指出，从一开始我国政府就明确表示，我国不会轰炸平民目标，我们并且要求伊朗也这么做。十分明显，伊朗空军绝大多数的袭击是以伊拉克的平民城市为目标的，而伊拉克空军却恰恰相反，总是在伊朗寻找非平民目标。他谈到了伤亡的人民。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战争是一件万恶的东西。本来就不应当发动它。我们要指出的是，有人必须承担这场战争的咎责。这些人就是不讲理的那一方，他们想继续推行领土扩张主义、干涉各邻国内政，并且不顾对理性的呼吁。正是那些如此作为的人要对目前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负责。

最后，我要指出，伊拉克是一个小国，它决心维护其独立。它为了达到这点的唯一方法是做一个不结盟国家。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是尽人皆知的。伊朗外交部长雅兹迪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表示伊朗希望不结盟，当时我向雅兹迪部长发电报祝贺，并且表示伊拉克将乐意向不结盟运动第一次会议提出这点；而且我们也这么做了。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伊朗旧时推行控制该地区的政策和领土扩张政策。我们曾希望这种长期的政策现在可以结束了，我们可以和平地生活了。这可能是某些伊朗领导人如巴扎尔甘先生的想法，却不是霍梅尼的想法。他的想法是输出伊斯兰革命，而这个名词就是为此目的而造出来的。第一步是什么，又是

(伊拉克)

如何去做呢？第一阶段是伊拉克和阿拉伯湾各国，而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伊拉克更是名列前茅。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拉克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如果伊拉克倒过去了，跟着阿拉伯湾各国也会倒过去。所使用的方法，是通过恐怖和颠覆活动，加上发动一场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来煽起宗教情绪，从而造成动荡不稳，根据他们的估计，接着就会有群众暴动。至于工具呢，就是从伊朗派遣的战斗人员加上从伊朗居民和第一代伊朗裔的伊拉克人中所招募的战斗人员。就这样，在库姆成立了达阿瓦党，并在那里组织领导班子。

我上星期三在安理会揭露了伊朗所进行的活动，同时举了若干例子。这是我国同伊朗之间的一个关键点。霍梅尼对我国不宣而战，并不隐讳他的目的。这就很容易地解释了伊朗为何拒绝归还伊拉克的土地。对伊朗来说，这等于将土地归还给一个它正在致力推翻的政府。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坚持霸占三个阿拉伯岛屿并控制阿拉伯河。

霍梅尼对世界的政治结构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由各个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自由选择它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霍梅尼的思想是宗教。对他来说，伊朗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而是表明伊斯兰基本原则的崛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崛起被认为只是个出发点。尽管有着意识形态的外衣，这恰恰是条通向领土扩张的道路。这是对公开干涉邻国内政的辩护。这就是为何这个新政权同它差不多所有邻国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的缘故。不幸伊拉克是第一个同伊朗公开冲突的国家。这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霍梅尼认为，伊拉克是脆弱的，同时，伊拉克只坚持抵抗。

由于伊拉克是个发展中的小国，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和平了。我们要的是独立和不干涉我国内政的和平。我们对和平孜孜以求。我们尽力而为，不惜一切避免冲突；但是霍梅尼心中自有成见。他成功地推翻了国王，这使得他过于自信，而将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人员扣作人质，使他益发如此。他变得更加刚愎自用了。他觉得只要踏平伊拉克，然后这个地区就尽在彀中了。

我们希望，理性终将占上风，同伊朗能够达成谅解。尽管我们正在兵戎相见，但是我们再次重申，我国对伊朗并没有领土野心，然而我们坚持伊拉克陆地和水面

的领土完整，坚持不让别国干涉我国内政。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履行安全理事会维护和保持和平的基本职责。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就两伊冲突发了言，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利用机会，开诚布公地谈谈，在解决这个和任何其他争端时，一切国家都必须尊重的原则。根据原则，我们必须这么做。尽管伊朗代表刚才对美国进行了毫无根据和不符合事实的指控，但美国从来没有将有关一方的军事行动消息传递给另一方

这次会议讨论的是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局势，但是来参加会议的人，谁也不能不对已被强行扣押在伊朗差不多一年的52名美国人感到关切。我们都记得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决定，记得上届大会主席有力的呼吁，甚至国际法院的裁定，这个裁定毫无异议地重申了人质们的地位，以及他们有根据国际法获释的权力。

那些同他们的至爱亲人分隔开来的父母妻子儿女是这个会议的听众的一部份，我们今天对他们的特别挂念应当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由各国组成的大家庭，我们的信念和愿望是相互依存的，也许甚至是不可分割的。

所有各国都表了态。一切宗教的普遍原则，包括伊斯兰教义在内，都相应指出了该做的事。人质必须释放，我相信，他们的获释将使国际社会获得新的力量。

我认为遗憾的是，伊朗总理讲话中唯一提到人质的地方是一个反问，即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怎么会使得美国会以为人质将获释呢？当然，我们认为，除了谋求和平之外，这场冲突本身是不会自行引导出别的什么东西的。但是，对伊朗代表所提出的问题的基本答案却是很简单的。伊朗总理自己向安理会作出呼吁，所根据的是法律、正义和人类尊严的各项原则，我们也希望根据同样的原则要求将人质释放。确实，根据这些原则，当初这些人质本来就不应该被扣作人质。

最后，我想指出，伊朗总理谈到，安理会无法执行其决议，他的言下之意是，安理会的行动受到了超级大国的抵制。的确，安理会有时是受到阻碍，无法执行其决议的。但是，对安理会无法执行其决议的意见居然是伊朗提出来的，而伊朗却对安理会许多决议置之不理，这不是很富有讽刺意味吗？

主席：伊朗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谢米拉尼先生（伊朗）：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想消除一种可能造成的错误印象，不是说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有这种错误印象，而是说，由于伊拉克外交部长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作了第二次发言，他可能错误地认为，通过他对伊拉克向我国发动的侵略所进行的徒劳无益的辩护，他大约已经成功地蒙骗了国际舆论。

我不想作一番长篇大论的发言，因为几分钟前，我国总理在发言里已经揭露了伊拉克对强加给我国的这场战争的种种借口的实质。但我可以说，伊拉克外交部长在安理会第二次发言中，一点也没有讲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他把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过的那些论点再次拿出来旧调重弹。他在安理会上把完全相同的论点再说了一遍。

伊拉克一方面向我国发动侵略，另一方面又同时发动了一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攻势，旨在蒙骗国际舆论，使人们看不出其行动的真正性质。按照《宪章》的一切原则，按照伊斯兰会议宪章，以及按照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伊拉克的行动是明目张胆的侵略。

此时此刻，正当侵略军就在我国境内，伊拉克外交部长居然还有胆量跑到安全理事会来告诉国际社会说，他的国家尊重国际法和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他们占领了我国部分土地。从他们的侵略一开始，他们就摧毁了石油设施、经济资源、平民聚居中心、各个城镇，还使无辜的人民丧失生命。

他们的宣传工具一直在吹嘘他们如何侵入我国、他们如何在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提斯浮尔以及胡齐斯坦的其他各城市里袭击和屠杀无辜人民，并摧毁了我国的巨大经济设施和原料。

我想，安全理事会诸位成员会同意，伊拉克外交部长所说的东西，决不能为伊拉克侵略我国这个无法为之辩护的行动文过饰非。

我认为，美国代表关于我们两国之间危机的那番话并没有反映出情况的真相。我希望我们在安理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和考察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我们

两国之间所发生的事有力地说明我国事务被干与和干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

美国代表谈到了尊重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但是对于全世界大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违反国际法各项原则和无视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次数更多这一点，他是完全知道的。我认为不必在这里举出什么例子。美国在越南干了些什么，尽人皆知。我还要举更多的例子么？我看不必了。

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一项处心积虑的政策的结果，使那里千百万人民遭到屠杀。而且不止是在越南，还有在柬埔寨，在老挝，以及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至于在我国发生了什么事，我肯定美国代表他自己也会——如果他本着良心的话——也会同意我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35年黑暗的关系史中，他的国家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1953年，是谁在伊朗颠覆了一个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当时在安全理事会，谁也没有过问一下。那是不是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那是不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一切最根本的原则？当时大家都噤若寒蝉。

我认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连一刹那都不能否认这事实，美国总统和高层人物都已经承认了这件事。这件事象伊拉克的侵略完全一样，是无法否认的。

因此，我并不想详细谈论伊朗和美国的的关系史，但是我觉得，为了搞清这笔旧账，我必须稍微举出几件例子说明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在我国所干的事。

我保留在必要时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 伊拉克代表要求允许他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凯西先生（伊拉克）： 伊朗代表在谈到他所谓“伊拉克强加给我国的这场战争”时说，他国家的总理“揭露了伊拉克种种借口的实质”。 我认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果说今天下午伊朗总理揭露出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霍梅尼的心理以及他对国际关系的奇怪看法。 我只要提一下伊朗总理发言中最后的那些话，就是按道理邪不能胜正。 他是根据伊斯兰教，从是非的角度来谈的。 他那套思想中的多种看法都得不到伊斯兰教义的支持，特别是关于外交代表神圣不可侵犯方面。

伊朗总理踌躇满志地说，伊朗决心进行干涉，看来是决心干涉全世界的事务。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们的革命是将全人类引向真正的人类价值观念。 刚才发言的伊朗代表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了。 他了解《宪章》。 他了解联合国这个机构。 他了解议事规则。 他了解政治家的道德。 他现在能不能在安理会表白，声明伊朗革命分子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的所谓发言，其措词是符合本组织的基本准则和道德标准的吗？ 要不，他大约已经信服霍梅尼革命的那一套新的逻辑了吧？ 这我可不知道了。 他谈到了《宪章》的各项原则，并且说，我国外交部长并没有在安理会上讲出任何新的东西来，因为他一再重复着同样的论点。 看起来我们只好重复论点，而且继续重复下去，因为我们所碰到的好象是一垛混凝土的墙。 墙的一边是这个世界，也就是说，邪恶的世界，而另一边则是霍梅尼的世界，这是个正义、仁慈、公正、平等以及诸如此类的世界。 伊朗总理以及追随他的伊朗代表跑到安理会来大谈在敌对行动中实行人道主义。 他们的发言开宗明义就利用人道主义或曰人类感情来打动人们的心玄。 而举例说吧，在斋月里，伊朗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或处了死刑呢？ 其次，在9月4日之前，伊朗人究竟有没有轰炸伊拉克的平民目标呢？ 他们到底有没有残酷杀害阿拉伯河水域中手无寸铁的水手呢？ 这些事实，是无法用巧辩来否认的。

他们谈到法统，他们诉诸法律，可是他们违犯法律，只是当他们处于走投无路之际，才跑到这儿来说“给我们一点时间来深入研究一下形势吧”。 当然，我国

代表团可不愿意看到，我国国内安全被人扰乱了四年，还要再乱下去。

主席： 我请伊朗代表发言，他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

谢米拉尼先生（伊朗）： 对于这种巧辩，我懒得回答。 从最谈不上尊重人权的国家里来的一个代表就人权问题的说教，我永远不会接受。

主席： 在今天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 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开会日期将同安理会诸位成员协商决定。

下午 8 时 3 0 分散会。